

共生音樂節：二二八事件的敘述者

蔡喻安

台灣共生青年協會理事長

摘要

本文介紹民間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「共生音樂節」的發展脈絡、成員組成、倡議路徑以及自我定位。共生音樂節自 2013 年成立以來，已成為台灣目前規模最大的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，每年有上千人參與。共生音樂節為什麼誕生、在轉型正義議題中的位置是什麼，是本文的第一個關注重點。由青年組成的共生音樂節，籌備團隊成員多為後威權世代，不曾經歷威權統治、與二二八時間距離遙遠，這樣的他們為什麼會加入共生音樂節、想跟民眾說些什麼，是本文的第二個關注重點。最後，筆者試圖說明共生音樂節 11 年來締造了哪些意義與影響，而共生音樂節能如此作為，仰賴的是作為夥伴的「時間」。

關鍵字

共生音樂節、台灣共生青年協會、轉型正義、二二八事件、台灣史

鐵架對著總統府慢慢搭起，沒多久有了主舞台的輪廓。凱達格蘭大道兩側被放上一個又一個金字塔帳篷，三公尺乘三公尺的空間，隔日將成為人權團體、藝文團體、台灣本土出版社向民眾介紹自己的空間。展覽區的大帳篷最後架起，與主舞台遙遙對望，靜靜等候隔天上午進駐二二八事件的知識與故事。

這是每年 2 月 27 日晚上，在凱達格蘭大道發生的事情，隔天，就是紀念二二八事件的共生音樂節。

壹、序章：改變形象

相較於官方與受難者團體舉辦的紀念活動多較莊嚴肅穆，共生音樂節在創立之初，便共識要以親民——或許外表看起來會是活潑——作為活動定位。這並不意味共生音樂節團隊認為二二八事件是一件可以被「輕鬆」對待的事，正好相反，正是因為我們深切理解二二八事件的嚴肅性，並且意識到嚴肅帶來的距離感，加上威權獨裁體制形塑「二二八事件很政治」、「不要碰政治」的想法在台灣人心中，導致多數台灣人極度缺乏對二二八事件的認識慾望。

如果目的是讓更多人——尤其是年輕人——有意願來認識二二八，那麼在方法的選擇上就必須留意「如何降低距離感」、「如何避免已對特定議題有既定印象的人，看到關鍵字就直接產生抗拒或迴避心理」，而這兩點都可以推導到一個更核心而原始的問題：「如何改變民眾對紀念二二八事件的（負面）印象？」

因此當 2013 年，一群年輕人聚集在一起時，討論出來的方式就是「音樂節」。這些年輕人不一定是第一個想到這種方式的人，但卻是在眾團體中，最能有條件如此實行的人。因為剛成立，毋需面對既有支持群眾的反彈；因為具備青年的身份，而能在活動構思時準確掌握同世代青年的共鳴點。

十年後，共生音樂節的活動框架已大致固定，通常由主展覽、主舞台、人權市集三個區塊構成。不過隨著時代遞進，每年音樂節團隊都會重新思考，在當下能引起同世代青年共鳴的事物有什麼，有沒有可能轉化放進共生音樂節現場？因此也會出現劇場合作、體驗式展覽等特別企劃，或是看著每年來到共生音樂節現場，幾乎跟著共生音樂節長大的兒童，開始策劃親子互動區。

貳、傳誦者：台灣青年

如果你是一般民眾，不小心在音樂節開始前抵達現場，那你會看到各類型人權團體正在進場陳設攤位，或是看到舞台上表演者正在彩排。不過如果你是一工作人，音樂節開始前，你可能正忙著練習如何跟觀眾介紹二二八。

共生音樂節的共生人員，平均年齡在二十五歲以下，大學生約占五成。以第十一屆（2023 年）共生音樂節為例，三十三名工作人員中有十八名大學

生，五名碩士生，其餘則是利用私人空閒時間參與音樂節籌備的青年上班族。

這些年輕人是怎麼來的呢？每年八、九月，共生音樂節會發布籌備團隊招募訊息，開放所有人報名，不限年紀、資歷，每年的招募名額約在二十人至三十人間。來報名的人，動機多是「想更認識二二八」、「想學習如何跟社會對話」、「想讓民眾知道二二八的重要」等。有趣的是，近年也不乏歷史系所學生對於歷史學以及歷史學的價值、功用感到困惑，因此前來報名，這樣的學生都會在報名時提到：「希望知道歷史系的訓練可以怎麼樣實際應用？」

共生音樂節的成員多為人文社會學科背景，但亦有理工、行銷、劇場等不同背景，成員各以自己的專業，打磨出向民眾介紹二二八的敘事工具。

例如第八屆的「暗房」展覽，雖然是由行政組共同發想及策劃，但若不是組員具備劇場背景，挑戰度可能會高到讓組員打退堂鼓。「暗房」展覽是體驗型展覽，沒有任何高談闊論，有「文字」出現的地方只有仿舊報紙以及一個個受難者的名字。我們試著以物件、聲光、版畫剪影、受難者名牌等元素來述說二二八事件，對不喜歡閱讀大量文字的民眾來說，這是一個會比較有認識意願的管道。

參、聆聽異音與面對未知：我們這樣看待二二八與其紀念

回溯共生音樂節的發展歷程，第三屆與第四屆共生音樂節實為共生音樂節穩定下來的重要關鍵期。第三屆共生音樂節主標語「青年再起」，雖是呼應前一年的三一八運動，但「青年」的旗幟可以說是在此時廣為人知，並成為共生音樂節組織定位的主旋律之一。第四屆共生音樂節主標語「我們在這裡」，論述指向二二八事件中的女性、原住民、三月屠殺，這些主題在義務教育的學校課本中極少被提及，多呈現二二八事件中的非主流敘事，也在此後成為共生音樂節的基本意識。

事實上，參與共生音樂節的成員，常同時關注其他的社會議題，因此規劃活動內容時也會與其他議題結合、締造橫向連結，擴大彼此議題的認知度。例如後來成為每年固定活動的原住民狼煙行動，第一次是偶然，其後的每一次便都是共生音樂節團隊成員有意識地主動邀請。

許多社會議題之所以在推動時遭遇到民眾不諒解、質疑的聲音，其實都跟二二八事件以及二二八事件紀念一樣，是因為不瞭解，而對該議題有錯誤的印象或評價。籌備第 11 屆共生音樂節展覽時，團隊成員曾組成前期讀書會，曾討論到「在展覽中想跟民眾說什麼」，而有名組員是這麼說的：「希望我們可以不要害怕面對未知。」

當然，對共生音樂節成員而言，紀念二二八事件有很多層次的意義。最基礎的是知道歷史，知道為什麼 2 月 28 日這天要放假；第二層是同理受難者及家屬的傷痛，避免口出酸言惡語，形成二次傷害；第三層則是明白政府曾經行大規模的國家暴力，以及這樣的暴力曾經刻下無可回復的傷痕，這樣的認知有助於提醒我們未來遇到同樣的事情時，什麼樣的選擇是不可選擇的。

但我們也同樣希望每個來到共生音樂節的民眾，是能夠因著來到共生音樂節的這個契機，好好地知道二二八事件是怎麼回事，然後回去再慢慢思考，形成自己的想法。

不再害怕思考與面對未知。

肆、時間是轉型正義的敵人，有時也可以是夥伴

二二八事件的紀念能量迸發，第一波無疑是 1987 年開始的二二八平反運動。在那之後隨著政府道歉、紀念日訂定、紀念碑設立、《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》施行等各項官方轉型正義工作啟動，民間紀念能量漸漸減弱，推動時也常遇到「政府已經做了那麼多事，到底還要做什麼？」的質疑。

這是共生音樂節成立時的社會氛圍。

許多事情，都已經與 1987 年平反運動時不同。核心關懷相同，但遭遇的挑戰、想處理的問題、選擇的形式等皆已大不相同，因此形塑出與平反運動時非常不同的社會運動面貌。與其他社會議題共享物理上的倡議空間，更是共生音樂節的特色。在某些時刻，共生音樂節也會與其他議題合作，從二二八紀念的層次上推動紀念以外，也從人權普世價值的層次上推動紀念。共生音樂節這 11 年走的路，或許已可視為台灣第二波二二八平反紀念運動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近年諸多社會議題紛紛採取類似共生音樂節的倡議方法，

以音樂節、藝術節等形式來推動社會議題，並且都取得不錯的成果。

共生音樂節能走出不同的路的唯一原因，就是「時間」。轉型正義領域裡有一句名言：「時間，是轉型正義的敵人。」而有的時候，時間也有機會是轉型正義的夥伴。時間帶來新的挑戰，但時間也帶來空間。之所以能用新的敘事法、形象來訴說二二八事件，是因為我們距離「那個當下」比較遠，我們擁有更多政治檔案與歷史細節，可以提供一般民眾較偏好的客觀敘事。我們也可以比較沒有歷史包袱，為了「能讓人聽懂」而多做一些嘗試，這些嘗試得以著重溝通與對話的效用性，而不是講得很用力，可是願意聽的人很少。

紀念二二八事件的團體很多，有中央政府及各地政府辦的追思會、有受難者團體辦的紀念會、近年也有如「228.0 遊行」等其他民間團體各以不同形式參與。這些不同的紀念，形成了穩固的三角形結構：官方的紀念活動，象徵政府對過去歷史的反省；受難者團體的紀念活動提供哀悼與訴求的場域；共生音樂節，則會作為敘述者，持續發想各種新的企劃、新的方式，將二二八事件傳述下去。

共生音樂節既是敘述者，也在籌辦音樂節、招募音樂節新成員的過程中，為二二八事件培育下一個敘述者。

參考書目

社團法人台灣共生青年協會、徐祥弼等。2022。《不沉默紀錄：屬於臺灣人的二二八行動主義》。台北：前衛出版社。

The Kiōng-Seng Music Commemoration: Narrating of the 2-28 Massacre

Yu-An Tsai

Managing Director of Taiwan Youth Association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
and Kiōng-Seng

Abstract

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history of the Kiōng-Seng Music Commemoration, a commemorative event for the 2-28 Massacre largely organized by young people. It examines who takes part, what they demand and how they understand themselves.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2013, the Kiōng-Seng Music Commemoration has become the largest commemorative event of the 2-28 Massacre with thousands of participants every year.

The article begins by looking at how Kiōng-Seng started and what its position i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ransitional justice. Kiōng-Seng attracts young people, most of whom are from the post-authoritarian generation with no direct experience of authoritarian rule, still less of the 2-28 Massacre. Secondly the article examines why people join Kiōng-Seng and what they want to say to the public. Finally, the author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significance and impact of Kiōng-Seng over its 11 years of existence through time.

Keywords

Kiōng-Seng Music Commemoration, Taiwan Youth Association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Kiōng-Seng, Transitional Justice, The 228 Massacre, Taiwan History
